四書溫故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九　　趙佑學

孟子三

計共一萬二千字

離婁公輸子

惟明生巧工之造器必先之審曲面勢也故先言明離婁蓋亦古巧匠如和倕之倫後世無傳注但附會離朱耳公輸子据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此經文實事疏不知引而漫引淮南子公輸爲雲梯之械攻宋九攻而墨子九却之殊乖義例鄭注以公輸若匠

師方小年尙幼般君之族亦恐般君一人與

舊章

法莫善于由舊假樂之詩勉成王脩德致福而祝以子孫之宜君王初不以能更新制作開拓境土爲賢獨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旨哉不愆言不敢過不忘不敢不及正率由之實下過者未有因推言其效

工

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壞風俗也注百工之作不信度量

下　興學

古之教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遂皆有序曰學匪獨國有學也學匪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舉彼耕甿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于

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逮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蓋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師民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

次升于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淫漸摩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擯撻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于治官長不賢亦難于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譏于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

之諸侯卿大夫爲之至于征役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退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奚視其上去從椎埋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于上無辭其于下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雖然學又豈自學始哉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

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然于道揆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泄泄沓沓

泄泄沓沓注闕以質詩傳僾亦止以沓沓當泄泄而仍無正訓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度也益不明唯孔疏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注天謂王者蹶動也毛鄭同無得如是沓

沓競進隨從而助之又云沓沓競進之意蓋沓有重疊意雜意故言競進隨從即今注悅從之貌所本也泄泄則衛風泄泄其羽魏風桑者泄泄皆舒徐意故言怠緩泄泄憲憲謔謔等複字蓋本當時方言沓沓亦然孟子即以方言釋方言故得以怠緩悅從并釋之于此見集註之求古不苟

甚不甚

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遭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言甚不甚第大較言之猶大小之意國屬

之恐豈猶得爲不甚猶謂非身弑國亡乎經止及幽
厲不必添出桀紂注自誤會若欲較量分貼亦當以
弑亡屬幽危削屬厲要之不可以刻舟而求劍

巨室

不得罪于巨室非徇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
深固易爲善亦易爲惡彼其謹厚世傳爲德鄉里與
或妄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爲政有行
法不避貴戚大姓者史書稱之果其人積負不仁如
律所謂勢惡土豪爲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爲

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爲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往
故深體經文。以巨室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
惟賢。故不愧爲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
下慕之。而有裨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
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書曰旌別淑慝。表
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由此道也。後世政不古。
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愚柔困懦倪。不足道。其
有故持成見。務爲刻深。偏樂得搢紳素封之事。而文
致之。初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徇欲

經。上以弋能名。其亦爲巨室者有以階之厲耶。則又有爲之轉語者曰巨室不難。不得罪于爲政。

女吳

左傳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此齊莊公事。則晉且與吳同姓爲婚。齊當卑而爲媵。非景公始但莊志在圖晉特假歸媵以藩載欒盈。利盈入爲亂。而已得乘晉間。故甘心執卑。非莊之迷也。景時方懼吳其伐晉爭伯。舉動乖背。慮吳之謀其後。吳乘入楚入越之威。而要之。勢有所不得已故出涕

從役景之下也.

爾也

注.爾.近也.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讀爾也自爲句.與道在爾同.亦通其讀開文王作興句.殊遜今讀

思誠

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愼思爲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渾括其詞.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心爲誠身之要.惟思.

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于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可見此一字之吃緊着力自大註以欲字代之有似我欲仁之欲語致覺輕于是說者以思誠只是誠之但着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然朱子又言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亦未嘗不分曉也

聽其言也

聽言本觀人常法觀眸子即在言時觀之此補腦語

聽言是正用人所著心者觀眸子是參用人所不甚著心者故孟子特拈出却不可因兩頭都說眸子遂以此四字作輕揭過

曾子

上二節事守分提歸重守身則曾子守身之賢何以專舉其養親之酒肉略不一及守身大註亦第云此承上文事親言之蓋此正舉曾子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本一直說分言之則守身有守身之事事親有事親之事守身在不失

其親之身、而事親則又在善養其親之志、世固有不失其身、而求得為能事其親者、記云、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夫子告游夏以奉養未足為孝、兩賢豈不能守身者、即曾元奉其父教、必無不能守身者、而孟子謂之養口體、意可見矣、曾子之養志、孟子亦就酒肉一端、推見其全、非看得酒肉大、亦勿看得酒肉小、然則事親莫先乎守身、莫微于養志、守身即在養志中、養志却在守身外、故總結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更及守身、俗講粘脫俱非也、

曾元之將以復進說者多援文王世子末有原一語。比照。竊謂文王三朝問視。誠後世宮闈所罕及。若饑飽復進。寒暖有之。儼然侯伯之尊。朝夕食品自有常度。何至不給于鮮。而待世子之敦切誥誡爲此與其夢齡事。皆纂集之陋。宜別觀者也。

樂正子從于子敖

樂正。複姓。今多截稱正子非。又如段干。散宜。皆複姓。而稱干木宜生。皆不考耳。一從字書法罪案。有從則有違。樂正子非背從子敖之人。觀習知孟子所不與

言而敢與之遊或疑不過附便借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爲長者來卽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館舍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爲政而我從之于義爲隨爲比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第見孟子皇皇不得志未必不疑拒子敖之過妄意有可作合藉其臣以達諸王蓋亦其情而不知其已從非所從矣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詞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徒餔

啜是卽求富貴爲饜足之喻也士君子立身顯晦自有本末全在認得路數清把得脚根定容不得一毫苟且遷就稍有游移以爲無傷卽一跌千古矣故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且不可苟而況從之者乎

知斯二者弗去

知斯二者方不是泛泛知弗去方不是空空知本言智似當專主知而重言弗去知之明尤在行之力行之力又在守之固守不固則有時去之而不求其行

亦不成其知矣。故以知斯二者弗去為智之實。聖賢學問事業皆從孝弟來。步步以之存心行義。非直以斯二者為家庭之事也。立朝居官臨民皆是也。非直以為父母在時事也。終其身不敢以行殆遺辱。貧生成之欵也。此之謂知斯二者弗去。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橫空一語。若無頭腦。下又撓轉。不可捉搦。他經此體絕罕。乃孟子文章之最奇處。難體認者。唯蘇老泉能讀之。但舜之得親順親。本在有天下前。非至天下大

悅歸已而猶有不得不順時也孟子特以極形舜心耳故曰終身慕父母

定

化言去不順而爲順也定則自有父子以來豈猶有不定化以變言定以常言舜盡事親之道道還人道之常非有加乎其爲父子也天下之人皆知此則無難事之君親無可假易之人子矣故曰定也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案此注大觭突、不詳其地所在之實、而空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爲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攷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檀弓之言蒼梧、足以知其不實、二地皆與海遠、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唯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唯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

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丘頓丘之皆東土班班可考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循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于是諸儒傳註意隱則予之爲此亦異矣

畢郢

文王卒於畢郢。汲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于酆鎬之地。而郢字解闕音義亦闕。案郢古程字當讀呈音即程邑。逸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者詩度其鮮原疏主之。朱子集傳亦及之。蓋文王先徙程。而後遷豐。其後葬于程邑之畢原。故合稱畢郢。猶岐周亦一地二名合稱也。疏乃忽引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此其妄繆。不可以道里

許固可不辨而知者。無奈作疏之人。實全不通古今艸率編造。以致隨處荊棘。又如遷于負夏。据史記舜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尚書大傳。販于頓邱。就時負夏。皆言遠服賈之事。故索隱曰。就時。猶逐時。則知遷爲貿遷之遷。非但遷居。疏知引史記。而不知採索隱。漫以遷居了之。亦是不考而妄涵。然尤莫甚于畢郢解。自集註又闕。而今之讀郢字。即不從趙。都猶不免爲頡者。甚矣。四書且難讀如是。閻氏釋地。亦徒艸艸也。

其揆一也

揆從志出，在行先，包許多經權常變，其謂聖，故注言聖人之度量同，今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則似爲人之揆，聖講家誤認，背矣，揆必以道，乃集註補義，明人經筵直解，因之言道統，不切

君子平其政

上略言爲政之有常，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卽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

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黍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爲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輿衛森嚴津吏祗候即有往來宜競自當靜俟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衆豈一輿所能周此必無之理曾于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爲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爲君子也

有故而去

諫不行言不聽之易于有故去可知也既諫行言聽

膏澤下於民則君臣相得矣何得有故何至輕去汁譬之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亦皆使事而集計不採其諸謂極相得之中偶有不合如所稱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者乎古人之難進易退如此

賢父兄

但云中才則所謂父兄之賢亦易量然觀世間中才之人身雖不能進德修業及爲父兄而未嘗不厚望其子弟者則必躬恭儉以示之擇師友以導之如是良不愧賢也乃有中才偏自以爲賢而于子弟則概

聽之不教他日徒憾其不肖也不知適相肖也然則猶爲之詞曰賢愧之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

大旨重自得樞紐則在以道二字人之聰明材力皆足以探賾索隱窮高極遠而往往失之者不以道也不以道則所造入于岐途雖深終無實詣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君子之專心致志而唯恐不及者則必以道道者何大學之道是也其事不越于日用常行其功莫大乎窮理居敬知之有先後爲之有本末

而要歸在乎自得。非師友能爲功也。非睹覽所可移也。非口說襲取之事也。不能自得。則道自爲道。亦見淺而莫能深。日退而無所爲造矣。以道。乃由是而之焉之謂。自得之。則足乎已無待乎外之謂也。疏述莊子。黃帝遺其元珠。使智求之。不得。使離朱求之。不得。使契詬求之。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于思。思之不得其道。離朱有待于明。以明求之。亦不能得其道。契詬有待于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象罔則無所待矣。無所待。故能得之。語似有

體會罔象罔吉罔象無思無爲之喻亦第以虛無爲道而無與于君子實踐之道也

言無實不祥

言好虛假動遭悔尤左傳每于一言之失斷其人存大牴是也然其徵應各有輕重時或不必盡應唯蔽賢之人倒亂是非言最無實或顛誣或陰沮其屈抑一人事小而賊公道誤君國罪大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故以爲不祥之實人自不求存實心而天必不能爽實理也兩實字未嘗不一串

舜明於庶物

按庶物似即對上禽獸言不必訓物爲事注殊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下可方言事疏舜能明于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于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由仁義之道而行之又引揚雄云由乎禮義入自人門由乎情欲入自禽門頗好

詩亡

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二風降之說獨爲正大而向來罕述之

逢蒙

惡人從無好死。羿之殺。乃天道。罪不止在失人也。孟子特借以發端耳。據左傳。羿死于寒浞。逢蒙乃爲浞用。而其背爲浞用者。則亦各有肺腸焉。故言如此也。羿方盡道以授蒙。俾以自衛。豈知適以自烹哉。此天之巧也。若庾斯。明明以私害公。豈得爲不廢命。而孟子援以立說。蓋特爲取友証。與羿相反對。斯之非自當別論。所謂言各有當也。音義。逢蒙。丁張並薄江切。從夆。下江切。案。字書姓譜多分從夆從夅爲二字。從

夆者卑言人姓。顏師古匡謬正俗已譏之。今人于點畫偏旁確然分别。有關係者尚俱溷溷。則此逢蒙。止讀如有逢伯陵之逢。而字亦從夆。正不用細校也

疢

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我疢作。注何以必知是瘧疢。殆以言今則有非今。言作則有止疢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疢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此如伯牛有疢。與曾子有疢。無異文也。注家必以伯牛之疢爲惡疾。又衍其說

目不欲人見殆以自厲執手之文意之也疾之惡者亦多矣而且實其名曰癩始于淮南子今之好異者并援韓詩芣苡序傷夫有惡疾也以爲亦是癩不知于經義何等識趣

千歲之日至

疏引故舊無大故以則故而巳爲事故之故未求其故乃故常之故竟不自覺其矛盾可笑唯言千歲之後一後字獨滿明光求其故歟往者順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卽來者逆也昔注及今皆渾渾爾夫今

載仁山金氏。論歲差一段。得之。存疑。必先識今日躔推到起初頭處。然後從源頭歷推其未來。始不差。蔡此尤與言性有關會也。蒙引依朱子只作旣往說。其實大註無明文。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進前也。此右師前入門來即位時。趨迎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蒙存俱以進乃進右師。如揖至焉。期而進之進。不免狥註遂經。階當論東西。不必論上下。右師尊矣。來見孟子是時階在其上。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

已從衆也

三過其門

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案此因前篇三過其門單言禹又見書啓呱呱而泣予弗子而稷無文故也却忘書明言濬畎澮暨稷播是稷實與禹偕禹不水土不得一處稷即爲正其經界勸之播種次第以徧禹八年于外自然稷亦八年于外同一過門不入不察乎此而論語禹稷躬稼則又以禹是帶說古人言皆質實何勞後人多此斡旋也

曾子居武城

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則引括地志有武城在兗州即子游爲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其于下武城亦引括地志云在兗州則以曾子與澹臺滅明同一武城人若太史公之無端衍一南字于上定襄清河皆與魯地無涉而預爲後置郡縣作分別又非史體山東考

古錄乃獨以正義爲近是因斥後人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嘉祥縣之說全無所本考于左氏襄公十九年昭二十三年哀八年十一年間之言武城者與孟子曾子居武城之文並引齊乘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所宰也斷澹臺滅明之武城即南武城而曾無兩武城持辨甚強四書釋地則亦以曾子居武城門南武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夫滅與吳隣吳既滅與越隣史記加南者別于魯之北有

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是又以爲原有兩武城。而其與顧氏同主費縣。仍是曾子澹臺同一子游所宰之武城也。夫別于魯之北有東武城者。即索隱所謂魯更有北武城者也。今之費縣。正在曲阜東北。安得言南。安得更有所謂魯之北稱東武城者。以費之而別之。閻氏更鑿空而自矛盾也。蓋曾子居武城。自即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于羽邑。而非即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墳墓在焉。即云爲師。亦黨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是也。一

且寇難之來方將效死從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捨去鳴高豈緊人情・嘉祥今于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雖或合要于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沒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其不得以兩武城同一子游所宰之邑・則較然矣・

子思居於衛

子思居於衛・與曾子居武城・同一書法・則非仕也・何言臣・蓋以受其公養也・觀寇至而或勸之去・世豈有

躬列人臣而可輕棄官守之理。或盡亦見其與委贄無二。有不同者。但既食其祿。宜同其患。故子思自以爲不可去。而孟子亦斷從臣道。若乃道不果行。義無可久。處亦待事平而終去矣。嗚呼。此又孟子之于齊不受祿。所以善學曾子子思也。

孔叢子載。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公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見

跡者乎。是故諫求所以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攺矣。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疾。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此段語氣頗與孟子相入。一射字。特新而警。又載。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爲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所死亡。道不行言

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其首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言學必由聖。雜說不與焉。又羊客問子思言玉季以九命作伯。受珪瓚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論語注疏亦有之。又胡毋豹謂子思云云。皆嘉言軼典之可考見者。自當為孔門世傳之寶。餘特分別識之。餘則不盡可信矣。

儲子齊人二章

自當依舊分章。有以上下文勢相聯。議其可併爲一者。妄也。夫孟子豈以齊王之瞯。與齊婦之瞯。同日而語乎。抑豈以矜己之有。異于乞者乎。

萬章

佑案。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于依託。放恣橫議。而訛傳悠繆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探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章在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作注疏者。不能言其然。而徒規規于尋行數墨間。今之鄒廟配享。獨有樂正子。而萬章

升薦子爲朱明來一闕典也。

注。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允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案。此以丹朱爲九男之一。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以授舜。高誘注孟子言九男。則丹朱不在數中。與此異。又二孔以朱啓明。非丹朱此注蓋從馬鄭。今蔡傳亦然。嘗謂天下定于與子。不萬

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于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苟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收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次而爲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爲堯哉。彼以疇咨爲求禪。不通之悖論。不可不辨。

終身慕父母

注。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

父母前疏引高士傳萊子服荆蘭之衣云云此極熟事而荆蘭二字人罕解用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注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按此言背義不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瞽而不可施使舜為違父也析義精審予嘗謂舜之娶巳在底豫後故書曰烝烝乂不格姦不但并廩事所必無并不得有告告則不得娶事也而孟子不辨其非且屢言舜不告以為猶告者蓋不及告君父尊同命之則成也

然既有此一番究論所以明經權則注三語所宜補入今注中。

弤

注。弤。彤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此說未必然。弤。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絃之琴。爲舜自作者耳。然今註猶仍舊音義。彤與弤同。彤乃如字。或作彤。誤。蓋弤即詩敦弓之敦。讀爲雕者。注通作彤。疏謬引彤弓事。則正憑作彤之誤。不應之說與孫氏矛盾顯然矣。

四罪

注。舜誅四佞四凶亦稱四佞。劉向封事言四放。津逮秘書本訛作四於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

象不得有爲。于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爲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也。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爲。然漢制。諸侯王猶爲置傅相。蓋猶古意。舜因以之休逸象而隱其賦入凡不奢

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爲。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哉。是皆孟子推或者之意。又正答有庳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乂之教。亦自不至于暴民。然舜之爲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歟。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已所行。以益進于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

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而俗解欠體貼。乃談以象不得爲作正意。正文遂至以下層折全不通貫如此。則舊謂自當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今註並以不及貢二句爲古書語者。皆在可不論。而俗又以不及貢二句當讀」一句。皆不通之見也。

靡有孑遺

注。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語極活脫自然。

堯崩三年之喪畢

程氏逸箋。古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

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此舜君堯慕之實事

今人之作景慕語。

　繼世以有天下

此句看分兩層。上稍異今讀。而亦有意。蓋孟子文章奇與上方說舜禹完。忽突提匹夫接說仲尼。意正借仲尼作榜樣。以明興賢之天之非可為常道。則惟有繼世以有天下之為正矣。朗謂此六字為足上文生下文可也。

　伊訓曰

引書帝重天字應前天之生此民節意謂尹之輔湯行伐無非奉天道豈有要湯事也不然上吾聞二語已結盡何庸漫贅

爲陳侯周序

蕭章以史記無孔子仕陳事故以爲陳侯周臣屬司城貞子言注疏則以爲臣即屬孔子言未嘗不可用也並更有以周非陳侯名周忠也援左傳忠信爲周謚陳湣公爲楚惠王所殺貞子蓋死其難故稱其爲忠臣以表其賢說亦有意義但異耳

百里奚

百里奚有五羖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舉于市。則蓄牛之言亦無據。但謂以要秦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此語稍奇。細玩蓋當讀前賣絶句。而將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以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自當依集註爲順經切情。西河不審而妄爭。此類甚多。不足辨。第三節經當讀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絶句。之秦二字句。觀下言斷云言先去。明奚去虞時虞尚未亡。及晉滅虞。奚早不

在虞安得如史記晉獻公虜百里奚以爲媵于秦事蓋此事第據孟子文自見分曉更不待援左傳井伯之紀作硬証奚去虞不知何之或當如史記之走宛宛楚地其間或卽由楚之秦或別由他國之秦要之之秦在後年已老始被舉不得言媵秦又云秦走宛史自傳聞失實一誤皆誤耳注疏不察遂以而去之秦連讀爲誤今尚相沿是并不知讀孟子矣

宮之奇諫

諫乃臣道之正不得因不諫爲智遂議諫爲不智也

觀晉之策虞獨慮宮之奇而不及百里則二人地位疏戚顯晦本殊奇必有不可爲奚者卒之以其族行則亦于道兩盡矣孟子意自不在宮之奇不過與奚作說耶于奚之智亦不重在不諫特爲去虞作引去虞亦尊爲老而被舉備論本末明其非鬻非要也

疏載僖五年傳宮之奇諫語于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下諺所謂輔車相依云云之上忽出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十一字乃杜注文雜入傳正文中因杜本傳注相間遂以牽連子故嘗謂作僞疏

之人乃市井抄胥全不講文理之徒而今之爲考証附卷來者亦漫不知正其他錯亂比比不可殫述官書往往如此可歎也

伯夷

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旨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辟紂意于恥周有所迴于讓國則絶無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衛事而集註獨引史傳以實之况論語言餓于首陽言逸民明是恥粟採薇事史即可爲經註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睹其

暴至于脯醢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康求之助惡皆非可以効爭而自以違國疏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恥固久有欲辭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隙終有遺命之可托遂以不顧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樂兄可以爲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聖書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雖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于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

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為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污于己而非必有苛于人故得為聖之清何隘之有即柳下惠直道事人與其中倫中慮孟子亦稱其介介正其和而不同之實何不恭之有然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者第詞其迹之近于是而非有不足于二聖也蓋亦為學夷惠者不善學之則易至于隘與不恭故曰君子不由也此又孟子所以自明其願學孔子之意也夫可惜作正

疏者。不能窺見聖人之本。孟子與論語史記一貫之旨。徒襲論語史記之文。以當孟子。而漫無發明。使論者徒見其不合。則何益焉。

接淅

說文。接作滰。云。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其兩切。案。接淅。舊謂不及不及炊爲以手承水。是并不及乾。此云浚乾。仍止不及炊耳。滰字。不見于他書。爲詞章罕用。既云竟聲。則不讀竟。唯集韻有競音。遂也。亦無別引據。凡許氏引各經古文

與今絶異者。多此類。至以衆所習讀。而終身不能別其字。竝其解。孫氏音義。亦第偶及之。錄此豈勝愧歎。

金聲玉振

此節注甚模糊。由其知喻而不知以樂喻。故謂金。從革。玉。終其聲不細。疏遂以金聲。始則隆。終則殺喻三聖能清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和云云。直以金聲始條理屬三聖言。至謂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柳下又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皆可笑。集註始綱舉目張。如揭日月矣。然猶有以金玉止是編鍾編磬。而議

鎛鐘特磬之不然者甚矣特論之難也

智聖巧力

孫奇逢曰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在智智是見得徹聖是行得到智聖並有先後孟子恐人以始終爲先後故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此論智之所以妙于聖處孔子獨爲聖之時其以智定宗乎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以虛而每大能以實而每小地利之所作者用天固不盡也

三子力用者。坤道也。孔子備于智用。乾道也。焦氏筆乘曰。凡伎術之類。有專用巧而不須力者。弄丸運斤之屬是也。有倚力而巧在所輕者。翹關扛鼎之屬是也。唯射于百步。則巧力二者不可廢一。故取以譬智聖。蓋智聖合一。同運並行。非可截然爲兩事矣。取譬爲最精矣。按二說足與書旨相發。

班爵祿章

自當以孟子爲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唯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

采遺闕所致。即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于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爲之辭而已。即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圖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至其不合者。注以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則去亦其中一端。就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

此班爵祿事矣。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彼以放恣橫議之習已久。秦至敢于燔燒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嫌于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蓋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空負此冤于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吾獨惜劉歆。知尊周禮。以其博覽羣書之力。而不知參證異同。別其孰是孰非。孰眞孰僞。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

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舉而一槩渾同使後學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與

不挾兄弟而友

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已相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已處不能不恥下問矣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

亦有獻子之家

亦字着意對將人皆有獻子之家言也注疏俱非今亦輕略過

費惠公晉平公

春秋無費國此蓋魯季氏之費本邑而後僭稱國稱公季自行父專魯世號強宗經傳備書取卞取鄟取邾田皆近費之地季之封殖自廣至于昭哀再逐悼繆益屬魯已不能臣之不得不分國而理季始釋魯政稱費君故得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國分則削矣而說苑亦載曾子居費與費君語殆即此費惠公事蓋方立國之初雅尙禮賢之典其卒不至如扶之于翼田之于姜韓趙

魏之于晉者。亦賴諸賢之周旋其間歟。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與。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爭成。方且逢叔向。築虒祁。其不知求賢恤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舉。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于此。而與其職位。豈遂能破想疑之勢。樹殊遜之勳哉。孟子特以爲友道証。未暇深論晉本末也。

般受覓至爲烈十四字

文派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之下舊因誤解上譈字爲殺遂謂凡民無不得殺之不待君之教命集註改正是矣此十四字注則云三代相傳以此爲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語本簡直即可于今註用之唯不須辭問所改爲無所辭耶則更明蓋猶今律法無可貸未見其有不倫不知疏何以忽改爲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桀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于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爲之暴烈云云全抹棄本注無

端横拱不顧扞格上下從來無此疏體眞不倫矣此僞疏之極亂道不堪者朱子蓋知其不可通乃明有注文概置不用而反以疑經之闕與衍近世講章依違其閒以安溪之爲調詎至欲移此十四字于彭更章舜受堯之天下何下使人不解也

獵較

注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于俗也蓋獵禽以祭事本禮經其義見于詩大雅不盈傳一曰乾豆二曰賓

脊三曰充君之庖。云云。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皆有成文。是原有相較意。魯或但獵而不復習射。或射而尊以力取矣。故注言尊言俗尚。皆禮經引喻之指。疏删去註中以祭字集註引張氏。又不言尊。皆失意義。近焦袁熹此木軒四書說曰。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左傳昭公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注衆祭以芻豢爲

主觀此則衛人獵較奪角以祭。事容有之。蓋習俗以
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于俗。不汲汲
于更張也。按此說。于義爲備。

衛孝公

諡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即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當
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
而諡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就此文公
養之仕。則知孔子世家。言衛靈公致粟六萬事。正是
輒事。而屬之靈。抑或靈一事。輒又一事。蓋無不可。僞

疏乃竟易孝爲靈。如衛孝公。則吾亦未敢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云云。武斷可笑。試思若止靈公一人事。經文豈有兩言於衛靈公之理。并不必分立仕名也。此章疏。背經背注。本非一端。至解見行可之仕。述季桓子受女樂事。漫無頭腦。徒援子路曰可以行矣一語。爲行可之證。其餘文理蕪蔓。又其故常。不足勝責。以此據俗疏。亦疏之不幸也與。

旃 旂旌

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因章曰旃。爾雅文也。注用之。

通帛爲旃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也疏用之今因之然疏即以析羽當注旄則非羽鳥羽也旄旄牛尾也本二事合爲一旌用而周禮爾雅名言其一耳

孔子當仕有官職

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于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也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若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仕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

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燕人不倚昔爲臣。所以衒其爲燕人若昔欲見之而召之。方勤卭闔之費皆效汝上之辭。吾知孔子必不爲已甚也。即孟子亦不爲已甚也。其以當時枉道者多而矯其弊歟。注。君以其官召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案顛倒詩意是倉皇失措之狀。非好語。以擬孔子誤。

尚友

注。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爲下。三語當有成文。疏不能言其即上古中古下古之謂耶。

然經言詩書。固不必遠追書契以前

易位去

君位何可易。殷三仁未嘗爲。孔子未嘗言。即伊尹放桐亦非有廢立。且曰無伊尹之志則篡。明其不可爲典要。知此蓋激言之。以警吾儕耳。夫亦何必在異姓。微子是已。何必待三諫。孔子于衛輒是已。若乃受恩既深。責任甚重。雖知事無可爲。不得不以身徇。豈可概以不去諉之。唯尸位養交者。乃百無一是